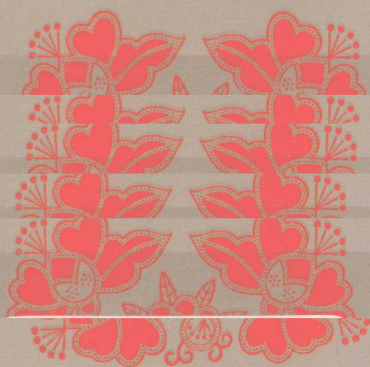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中国成立60周年
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

中篇小说卷



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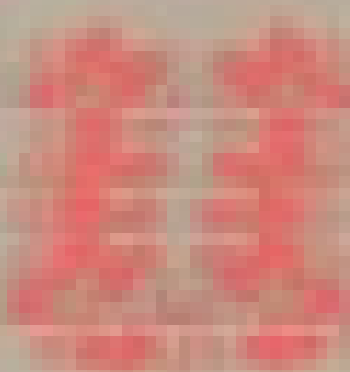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作家协会 编

作家出版社

新中国成立60周年
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——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60年——

中篇小说卷



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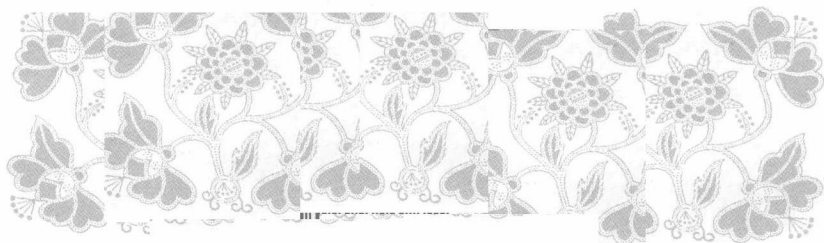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60年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新中国成立60周年
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

中篇小说卷



4

中国作家协会 编

作家出版社



目 录

- 被雨淋湿的河 / 仫佬族 鬼子 / 著 / 1795
- 老师本是老实人 / 满族 孙春平 / 著 / 1839
- 蓝旗兵巴图鲁 / 满族 庞天舒 / 著 / 1901
- 木轮悠悠 / 达斡尔族 阿凤 / 著 / 1969
- 心狱 / 朝鲜族 李惠善 / 著 / 朝鲜族 李玉花 / 译 / 2023
- 你也是蒙古人 / 蒙古族 察森敖拉 / 著 / 2070
- 神井 / 哈萨克族 恰依木拉提·哈木扎 / 著 /
哈萨克族 哈依霞·塔巴热克 / 译 / 2120
- 我的冬儿 / 土家族 田平 / 著 / 2154
- 小镇蝶恋花 / 壮族 孙步康 / 著 / 2175
- 寻枪记 / 壮族 凡一平 / 著 / 2217
- 这方水土 / 苗族 向本贵 / 著 / 2245
- 残坏 / 锡伯族 陈铁军 / 著 / 2283
- 一切如此寂静 / 满族 赵玫 / 著 / 2336

被雨淋湿的河

仝佬族 鬼 子 / 著



被
雨
淋
湿
的
河

我从城里离婚回家的那一天，阳光好得无可挑剔，可陈村的妻子却在那天去世了。他的妻子是病死的，死前她的眼睛一直是迷迷糊糊的，在医院和家里来往地躺了半年，但临死前的最后一刻，她的眼睛却突然地亮了一下，然后紧紧抓住陈村的双手。她说你能答应我两件事吗？陈村说什么事，你说。她说我那几亩田地你就别再种了，免得光缴税粮就是一个负担。陈村点点头，说了一声好的。她接着说那两个孩子就丢给你了。陈村说你放心吧，再说他们也都长大了。他们的两个孩子正在远处的小镇上读着他们的中学。你把他们的户口也都转了算了，好吗？陈村又说了一声好的，你放心吧。她于是异常幽长地嗨了一声，然后把眼光慢慢地爬到一旁的窗户上，像是要极力地透过窗户，再看一眼那窗外的天空。但她似乎什么也看不清楚。

她说，天是不是就要黑了。

当时的时间只是临近黄昏。

陈村说那我给你把灯点上吧。她说好的，你给我把灯点上吧。谁知陈村刚一脱手，她就随后闭上了眼睛。陈村把灯点回来的时候，她已经石头一般沉静无声了。



陈村在妻子死去的第十个晚上找到我的家里。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当时我不在屋，等到我回来的时候，只看见门前的泥地上蜷缩着一团黑色的物体。我当即吓了一跳。那团黑物状似一只在呻吟中不断抽搐的动物，谁也不会想到那就是陈村。我赶紧把他扶起，然后搀进我的家中，让他躺在我的床上。

除了那张床，屋里没有了可以躺身的地方。

我的家，那时空空荡荡的。作为一个刚刚离婚的女人，我无心在十天里把家整好。

蜷缩在地上的陈村是因为心疼。他的心每每疼痛起来，身子就禁不住收缩成一团，然后像渔夫手里收拢的一张破网，无情地甩在泥地上。我说你到医院看过吗？他说看过，可医生说他没有病，医生的诊断是他的身体太虚、太弱，所以承受不了太大的压力而造成的心绞痛。我说这不就是病吗？我骂了一句现在的医生有些人就是心眼坏，他们就想着如何多拿些奖金。陈村说，那他们就该把我当做大病，那样他们就可以多收一些钱了。我说你这是死心眼，你们是公费医疗你以为他们不知道？但陈村坚持说医生的说法是对的。

他说他的心他自己清楚。

陈村问我，你还回到城里去吗？

我说我已经离完婚了，我不去了。

他说那你要不要田，还有地。如果要就全都送你，如果不要，我就另外找人。

他说，他妻子活着的时候很苦，她死了，他得给她落实一点心愿。我对他深表同情，为了他，也为了我，我说好的，那你就给我吧。他说那就谢谢你了。我说该说谢谢的是我。他说不，应该是我。我妻子病后，那几块田地一直荒着，已经长出了半人高的野草了。我说那我明天先把那些野草割了。他连连地又说了好几声谢谢。

我在他妻子的田地里忙了没有多久，他的晓雷就回家里来了。

我问陈村，你打算给他找个什么事做呢？

陈村说一时没有想好。他说我慢慢地想吧。



我说，要不你就把那块好点的田或者地，拿回去种吧。

他的晓雷坚决地甩着头，他说不要，我不种。

陈村也说不要，他说他在想办法，他在慢慢地想。那一想，陈村竟想了半年多都没有想好。

这天，村里突然发生了一起血案。一个随身带着尖刀的小子，把一个也是村里的青年给活活地杀死了。出刀的缘故是因为赌钱的时候对一张人民币的真假引起的争吵。那赢钱的小子就是不肯收下，他让换一张。输钱的小子就是不换，他说你说是假的可我说是真的，你要就要，不要就拉倒，反正老子已经给了你了。那把吓人的尖刀就在这时亮了出来。他说这一张老子就是不要，你得给我换一张，不换就对你不客气。旁边站立着很多的人，陈村的晓雷就在其中，所有的眼睛都看到了那把杀气腾腾的尖刀，所有的耳朵都被那句同样杀气腾腾的话语所震颤。可是，没有一人上去阻拦，都像买了票在认真地看一场惊心动魄的海外录像，眼睛眨都不眨。输钱的小子也不眨眼，而且面对尖刀，昂着无所畏惧的胸膛。他说，有本事你就捅进来！敢吗？不敢就把这把烂刀收起！那当然不是一把烂刀，他这么说只是表现他的情绪。那把尖刀却因此而激动了起来，哧的一声就捅了进去，只听到一声糊里糊涂的闷响，鲜血便从对方的心里飞溅了出来。

血案是下午三点左右发生的。傍晚的时候，站在门边的陈村突然发现归来的晓雷两只眼睛竟像不是肉长的，而像一种空无一物的泥丸。陈村的心思因此突然地紧张了起来，他觉得那样的一种眼睛，也是一种随时都会出事的眼睛。这种眼睛看上去虽然空空洞洞的，好像什么都不在乎，可一旦碰着什么异物，就会当即电闪雷鸣，烈火熊熊，最后把生命匆匆地了结成一段悔恨的故事。

那天晚上的陈村，被儿子的眼睛活活地折磨着，久久无法入眠。

屋外的落叶在夜风中鸟一样鸣叫不停。

晓雷也是久久地没有入睡，他在床上不时地翻动着，弄出许多刺耳的怪响。

难以入眠的陈村最后从床上坐起。他问了一声你睡了吗？他的



晓雷没有回话。他说我想跟你说个事，你看怎样？他的晓雷又响亮地翻了个身，然后短短地应了一句什么事？陈村说，明天我上城里一趟，我想让你到师范去插个班。晓雷却没有吭声。师范的校长是陈村的老同学。他决定求他帮忙。

那个落叶如鸟的晚上是一个周末的晚上。

那时候的周末是旧日的星期六，而不是现在的星期五。第二天是星期天，天亮起来，陈村就摸进了城里。

但他的晓雷却不喜欢读书。于是，父子俩冲突在了几天后的路上。

那是送晓雷上路的那一天。

那一天的天气相当地不好，浑浑噩噩的毛毛细雨飘飘扬扬的满天都是。冲突的起因是晓雷的行李上没有任何的遮挡。陈村说雨厚着呢，淋湿了晚上你怎么盖？晓雷却不理他。陈村找来了一块塑料，晓雷也坚决不要。他刚披上去，他就扯了下来。陈村对晓雷的心情不可理解。他为此心里难受。他摇着头，只好自己拿在手上，跟在儿子的身后走。

路上的毛毛雨越走越厚，晓雷的头发上转眼结了白毛毛的一层。陈村的心便又忍不住了。他说你这孩子真是，你拗什么呢，淋湿了晚上你怎么睡？

晓雷说那是我的事。

陈村说你就是拗。

晓雷说这也叫拗吗？告诉你，真正的拗你还没看到呢！

陈村知道儿子话里有话。他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读书，可是我们这样的家没有别的办法。晓雷说这不是什么喜欢不喜欢的问题。他说反正你等着吧，我不会帮你读下去的。陈村对儿子的话当然不满，他说让你去读是为你自己，怎么说是帮我呢？晓雷说，是不是帮你，你心里清楚。陈村显得无奈，他说就算是帮我读的吧，那又有什么不好呢？晓雷说反正我没有兴趣。陈村说你对什么有兴趣呢？晓雷说那是我自己的事。陈村的心里越听越难受，他说我是你父亲，你



怎么能这样跟我说话呢？

可他的晓雷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他的伤害。他说那你想让我对你些说什么呢？说罢猛然停下了脚步。两只空空洞洞的眼睛猴子一样盯着父亲不走了。

他说我不想再听你啰里啰嗦的，你让我一个人走好不好？我知道怎么上车，我也知道怎么找到你的那个师范。

陈村的伤心达到了绝对的无奈。他说好吧，那你就自己走吧。说完把一直拿在手中的塑料又递到了晓雷的面前，他说你还是披上的好。晓雷没有伸手，他转身朝着雨雾的远处独自走去。

望着渐走渐远的孩子，陈村的眼里漫下了泪来。

那个晚上的陈村又心疼了一个晚上。

而他的晓雷就睡在那床淋湿了的被窝下边。他的同学说你这样怎么睡人呢？都让他到他们的床上来。可晓雷一声不吭，整个晚上都没有回过别人的话。他的同学都觉得奇怪，都以为第二天早上必定把他抬到医院无疑。可是，第二天早上的晓雷竟什么异常的反应也没有。他像是一头睡醒在草地上的黑熊，摇摇头，张开大嘴，哇哇地叫了几声，就跟着同学们一起洗脸一起吃早餐一起上课去了。

时间不到两个月，晓雷那双好像不是肉长的眼睛，便受不了黑板上的那些东西了。一个星期六的黄昏，他突然跑回了家里，他问陈村有没有三百块钱？陈村当即吓了一跳。陈村的身上真的没有那么多钱。他说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晓雷说不干什么。他说你只管给我就是了。陈村说我哪来的三百块给你呢？晓雷觉得惊讶，他说三百块钱都没有吗？陈村说我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？你要，你妹妹要，你说我还剩下多少？我在家里不吃啦？

晓雷没有跟他的父亲多说什么，晚上独自响亮地敲开了我的房门。

当时，我正倚着窗户遥望着西落的月亮。那西落的月亮只是一弯半边的月牙，所以那个时候的夜还不是太晚。那月落的去处就是瓦城的方向，那里有我因为离婚而失去的儿子。也许是我在思念儿



子的情绪中还没有冷静下来，我对他的借钱没有产生任何的疑问。我觉得这些当孩子的也不容易！

拿到钱后的晓雷却突然地问了一声，说他父亲把田地给我的时候，是否拿了一些钱？

我告诉他，你父亲当时没有说到要钱。

他说你其实应该给一点的。

我说你现在的意思是什么？

他说也没有什么意思。

我说，你是不是想说这三百块钱就当是你们家那几亩田地的钱？

他沉吟了好久，好像拿不定这个主意。

我说这三百块钱算不了什么，就当是我送你的吧，好吗？

他便圆着眼睛望我。他说最好是不要这么说。这样吧，哪一天我有了钱，我就还你，如果没有，如果一直还不起，你再当着是买了我们家的地吧。这样的孩子确实叫人不可思议。但我仍然答应了他，我不情愿给他打击。

临走时他又吩咐了一句，让我千万不能告诉他的父亲。

我说你放心吧，我干吗要告诉他呢。

我心里说不就三百块钱吗？我用不着为这么一点钱出卖一个刚刚成年的孩子。

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，陈村才问起我，说晓雷是不是跟我借过钱？我说没有。陈村当时站在我的窗户外边。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，夜已经很深，窗外黑糊糊的。他说他睡不着，就敲打我的窗户来了。

陈村说，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吗？

我当然不能告诉他。我说他真的没有跟我借过钱。

陈村就思忖着那这三个多月里他哪来的钱做生活费呢？

我安慰他，说晓雷也许是一边读书一边给人打工。

黑暗中的陈村没有答话，我也看不出他的脸色反应。

那个晚上的陈村，还为着另一件事情无法入睡。他的晓雨也读



完了她的东西回到了家里。他问我，像晓雨这样的女孩，如果到城里去可以找些什么工做？他说她一个女孩子，总不能让她在村上整天地流浪。

从城里离婚回来的我，对城里自然没有了多少好感。我觉得人世间的丑恶几乎都云集在看上去十分发达而美丽的城市中。城市就像那蜜蜂窝，我承认里边有着许多可口的蜜糖，但也时常叫人被蜇得满身是伤。尤其像晓雨那样的漂亮女孩。但我没有这样告诉陈村，我替他想了想，建议他让晓雨到城里的发廊或美容店做些小工。

陈村说好的，那我明天带她去看一看，顺便去看看晓雷那小子。窗外仍然十分地黑暗，我始终看不到陈村的脸色。

城里的师范早就没有了晓雷的影子。等着他的只有那床曾经被雨淋得精湿的被子。他的晓雷把那床被子叠得倒是整整齐齐的，他的同学好像也没翻过。陈村抱起的时候，被子的深处已经发出了一股浓烈的霉味。那张席子也星星点点地布满了白花花的毛斑。

当时的陈村不知儿子的去向。

陈村的老同学，那个师范的校长，也不知道晓雷去了哪里。

陈村说，他都没有跟你说过吗？

他的同学说没有。

他的同学也问他，那他也没跟你说过什么吗？

陈村说没有。

陈村的伤心阴黑了整个脸面，他想跟他的老同学说些什么，他觉得对不起老同学，他给老同学添了麻烦了。可他说不出来。他那瘦弱的心跟着又一阵阵地绞痛了起来，他极力地忍受着，最终没能忍住，身子一缩，烂网似的蜷缩在了那床晓雷的被子上。

后来是晓雷告诉我，说他拿着我给的三百块钱，第二天就跑到广东那边打工去了。我因此严厉地指责他，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父亲为了你和你的妹妹晓雨，你知道他是如何地劳心劳血吗？

晓雷的回答却令人伤心透顶。



他说我干吗要管他呢？

我说你是他的儿子，他是你的父亲，你不管他可他得管你，你知道吗？

晓雷的嘴里便飞出一声冷笑。他说照你的意思，我应该给他把那师范读下去？我说是的，你应该读下去。他说我要是真的读下去，我读完了，我做什么呢？我说代课呀。那代完了课呢？我说只要好好地代课下去，总有一天会跟你父亲一样成为真正的教师的。他的眼睛便眯缝成了一条细线，目光尖锐地打量着我。他说你的意思是我的一生也应该像我父亲一样？

我说像你父亲一样有什么不好呢？

他就连连地说了好几声好好好。很好！

我只好无奈地问他，那你的想法是干什么呢？

他说我自己出去打工赚我自己的血汗钱，我不用他再养我，他不应该有意见。

我说，可你是否想到过，当你父亲在师范里抱着你留下的那一床被子时，他的心情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吗？

晓雷的眼光便长长地伸向远远的天边，然后猛地回过头来，他问那一天是哪一天？

我说，我哪知道那一天是哪一天呢？你想知道可以去问你的父亲。

他说还是你替我想想吧，那一天到底是哪一天？

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，我也想不出他想知道的是什么意思。我说你问那一天是哪一天干什么呢？你知道那一天你的父亲为了你并不好受这就已经够了。

于是他告诉我，他在广东那边曾经杀了一个人。

他说，他杀人的那一天可能就是那一天，也可能不是。也可能是杀人之后，正在逃往另一个地方，正在大街上到处慌里慌张地流浪。

我当时吓了一跳，我说你说什么？你说你杀了人？

他说是呀，我杀了一个人，一个坏人。



我说，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在跟我说故事？

他说什么叫真的什么叫故事？

我说真的就是真的，故事可是编的。

他的脸色便放松了下来，然后笑了笑。他说，我说的是真的。

晓雷说他杀人的最初原因，是在火车上遇到一个重庆的小子。

那是一趟重庆开往广州的火车。晓雷没有去过重庆，也没有去过广州。就连坐火车也是头一次。他没有想到火车上的人竟然那么多，所有的车厢都挤满了前往广东打工的农民。挤着上车的时候，外边的人死命一样叫喊着前边的人往里边挤呀挤呀挤呀！晓雷被挤在人群的中间。他觉得那个时候的人已经不再像人，而是一群被人驱赶着的牛群，走与不走根本由不得你，一直到最后被挤到了哪里，这才停在了那里。这时是因为想上车的人都已拼命地挤上来了，再上来就找不着地方站了。一直到火车摇摇晃晃地开走了，这才摇出一点松动的空间，可那空间很快又被下一站的人给塞紧了。晓雷说，直到那时，他才想到了国家为何要搞计划生育，为何村里的墙上，到处红红黑黑地写着：谁敢超生就让谁倾家荡产！

晓雷是因为一包香烟与那重庆小子相识的。

那重庆小子也没有座位，晓雷就站在他的身边。晓雷还没有上车的时候他就一直地蹲在了那里，蹲了一个晚上了。大约站了一个多两个小时的时候，晓雷突然觉得嘴巴有些异样的难受。晓雷于是掏出了烟来，他把烟叼在嘴上的时候，发现身旁有双眼睛在注视着他。晓雷朝他笑了笑，慷慨地把烟递了过去。那重庆小子朝他笑了笑，扯下了一支，随口问了一声也是到广东打工的吗？晓雷没有回答他，晓雷问他你呢？重庆小子点了点头，说他在广东已经打了两年工了，这一次是回家帮老板招工转去的。晓雷心里不由一动，趁机将那包香烟塞到了重庆小子的手上。晓雷说我身上还有，这包你拿着吧。重庆小子笑了笑就收下了。晓雷告诉他，说自己是头一次出门的，可不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去。重庆小子望了望晓雷，又低头望了望手里的那包香烟，最后对晓雷说，给老板找的人已经够了。



但他告诉晓雷，另一个地方有个老板也在需要工人，只是工资稍微少了一些。晓雷问他多少？他说一个月六百左右，你要愿意我可以带你去。听说一个月有六百块钱，晓雷的心里当即感动了起来，他不仅说了同意，还随后连连地说了好几声谢谢。重庆小子掂着晓雷给的香烟，脸上笑着说不用客气。他说，出门在外的，都是朋友。晓雷的脑子里突然就想念起了中学课文里的一句什么唐诗，但却说不上来，只感到心里暖烘烘的，仿佛照进了一片阳光。可他没有想到，这个重庆小子原来是为了得到三百块钱，而把他卖给了一个地处荒野之上的采石场。

被晓雷杀死的那个人，就是那个采石场的老板。

临走近那个采石场的时候，重庆小子告诉晓雷，他曾在这个采石场打过五个多月的采石工。他说那采石场的老板是一个很有钱的家伙，但在采石工的身上，他的用钱却不是十分的大方，只要找得到理由，他总要千方百计地压住你的工钱，他叫晓雷自己小心自己。临走时，又悄悄地告诉晓雷，说是千万不要把身份证交给老板，说完他朝晓雷挥了挥手。晓雷知道他那是再见的意思，也朝他挥了挥手。那重庆小子转过身，慢慢就走得没有了身影。

那采石场的老板是一个身材矮黑的广东人，怎么看上去都是一个只念过一二年书的粗人。那老板姓杨，采石工们都叫他杨老板。杨老板也没有问过有关身份证的话，晓雷说也许就因为这一点，所以杨老板被他杀死之后，警察一直找不着凶手。那个重庆小子带着他与杨老板见面的时候，没有多余的旁人，没有人知道他晓雷是从哪里来后来又到了哪里去了。也不知道那重庆小子是怎么介绍的晓雷，杨老板只跟他吩咐了一些如何采石的事情，别的也丝毫没有多说，好像他需要的只是一头劳动的牛，他不需要与牛进行多余的对话。

晓雷是因为工钱的事而怒火中烧的。

头一个月发工钱的时候，杨老板没有给他一分钱。晓雷觉得有



些不可理解。他问杨老板不是说好六百块一个月吗？杨老板说是呀，是一个月六百块呀，他说那你自己不会算吗？晓雷不知道怎么算，他只好回头问另外几个采石工。他首先想到的是伙食费。他们告诉他，菜里有肉的话，扣三百五左右。没有肉呢？没有肉就三百。晓雷把一个月里的菜食回忆了一遍。回忆的结果，是没有过肉的影子。他说那这个月应该是三百块。他们说是的，这个月是三百块。晓雷转身就又找到了杨老板。杨老板的眼睛却牛眼一样在晓雷的脸上不停地滚动。他说你知道我是用了多少钱把你买到这里吗？那一个买字，晓雷觉得太伤人心。他嘴里暗暗地骂着你他妈的老子又不是牛，我被谁卖给你啦？但他只愣愣地望着杨老板说不出话来。杨老板说，我给了那个小子整整三百块钱你知道吗？晓雷说我不知道。杨老板说你当然不知道啦你怎么能知道呢？晓雷说，那这个月我是杨白劳啦？杨老板说应该是吧。晓雷只好阴着脸，在心里暗暗地自认倒霉。

可第二个月发钱的时候，还是没有他的！

杨老板说，这是惯例。晓雷问他什么惯例？杨老板说你不知道？晓雷说我没有听你说。杨老板便呵了一声，他说那你就去问问他们吧。他说他们知道。他自己不告诉晓雷。他懒得告诉晓雷。他觉得他无须告诉他。没等晓雷再问下去，他就转身走人了。

采石工们说，第二个月是得不到工钱的。第三个月也得不到。一直到第四个月，才能得到第二个月的工钱，跟着是第五个月拿第三个月的。

晓雷的情绪不由一阵慌乱。他说那你们为什么还给他这么干下去呢？他们说不干下去那两个月的工钱不就白白地送给他了？那你们永远这么干下去也永远得不到那两个月的工钱呀？他们说，等得到的钱多了一点再走人，到时，前边的那两个月就当是什么也没做。他们说前边的人就是这样走的。晓雷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？他们说谁敢告诉你呢？你要是一走他也就知道一定是我们有人告诉了你，我们的工钱就会被他往下再扣一个月，你以为我们是傻瓜吗？

晓雷心里说是的，你们都不是傻瓜，可你们哪一个是聪明人呢？



发完了工钱的杨老板，转身就离开了采石场，回他的城里忙他别的事情包括吃喝嫖赌去了。杨老板总是这样。他不担心有人在背后走开，任何一个采石工都有两个月的工钱在他的手中，真要有人走了他也毫不在乎，他可以从他们留下的钱里再买回一个补上。

晓雷那双如同不是肉长的眼睛，一直干燥地等待着杨老板的再现。

杨老板建有一个小房子在采石场上。那房子看上去是一个简易的木板屋，里边却布置得相当温馨。有时在城里住腻了，就带上一个外来的卖身女，用摩托车拉到采石场来。

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十来天。

这一天的杨老板又带来了一个卖身的女子。晓雷说那是一个四川妹。看着杨老板的摩托车从面前飞奔而过的时候，晓雷气愤地就要冲上去，那几个采石工却把他拖住了。他们说他身上有枪。晓雷只好又忍了一天，但晚上却如何也睡不着觉。他想无论如何也要把工钱拿到手！给钱他就往下干，不给钱就揍他一顿，然后走人。就这样，晓雷被愤怒活活地折磨到了第二天的下午。他想不能再等了，他担心他玩腻了那个女子一转身又会走人。站在采石场上的晓雷，不时地看着头上的太阳，阳光白花花的把人烤得半死。他不住地抹着汗水，抚摸着激动而紧张的胸口，他想让它平静一些，但他做不到。他突然觉得应该找个地方解解手，他觉得憋得难受，于是从人们的眼里一步一步地迈出了采石场，往不远处的一块大石头后走去。就那一去，采石工们就再也看不到他的影子了。

晓雷已经朝着杨老板的木板房大踏步地走去。

杨老板的房门只是虚掩着。这个地方是他的地方，是他用钱从当地的农民手里买下来的，没有哪一个民工敢不吭一声推开他的房门。当时的杨老板正在床上忙得热火朝天。最先看到晓雷的是那四川妹，但她没有发出惊叫。她只是突然间停止了自己的动作。晓雷站在门内看着他们不动。杨老板又忙了一阵之后才发现了问题。他抓了一条毯子包在腰上，朝晓雷暴跳如雷地吼着。他让晓雷马上给他滚出去！



晓雷却不怕。晓雷说我是来要钱的，你把那两个月的工钱给我，我马上就出去。

杨老板没想到有人竟敢顶他。他说你滚不滚？不滚你就找死！

晓雷站在那里就是不滚。他说你不把钱给我，老子今天也不好惹！

杨老板说想要钱你就接着干。他从床上滑了下来，然后去拿椅子上的衣服。他没有想到晓雷已经朝他逼了过来。

晓雷说你不给我钱我就不干了！

杨老板说不干你就马上滚蛋。

晓雷说你先把我的工钱给我！

杨老板说老子就是不给。

晓雷说你再说一遍给还是不给！

杨老板说不给就是不给，你想找死？

杨老板的裤子里还空着半条腿，晓雷已经操起了桌面上的一个酒瓶，闪电般砸在了他的后脑上。晓雷说那是一只又长又大的酒瓶，但却没有发出什么惊人的响声。被打着的杨老板，也没有发出任何非凡的叫喊，他的身子只是默默地往旁一歪，就栽到了地上。床上四川妹眼睁睁地望着晓雷和那倒在地上的杨老板，竟也没有一声惊恐的喊叫。直到晓雷从杨老板的衣服里摸出一沓厚厚的钱来，她的声音才响亮地飞越了起来，她说你把钱留一点给我。她说他把我弄到这里来还没给我钱呢。晓雷朝她看了一眼，她身子一丝不挂地坐在床上。晓雷的眼睛没有多看，他低下头去看了看手里的那沓钱，抽了一沓往床上丢去。那一沓晓雷估计最少也有一千。

我问晓雷，那一沓钱一共多少？

晓雷说，后来逃到树林中的时候，我数了数，一共是五千八百六十七元。那八百六十七元，后来我又给了那个四川的妓女。

我说你不是逃到山上的树林去了吗？

他说是呀，她也跟我一起去了。我们两人在山上的树林里合谋躲到了天黑，然后由她带着我，逃出了那片荒野，最后乘火车离开了那个可恶的地方。